

优秀报告文学年选

1990—1991

刘茵 周明 李炳银 编选



作家出版社

1990—1991

优秀报告文学年选

刘 茵 周 明 李炳银 编选

作家出版社

京新登字第 186 号

1990—1991

优秀报告文学年选

编选者：刘 茵 周 明 李炳银

责任编辑：刘 方

装帧设计：王东德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442 千

印张：19.875

插页：2

印数：0001— 8000册

版次：1992年8月北京第1版 第1次印刷

ISBN 7-5063-0494-5/I·493

定价：10.25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大森林的回声.....	贾宏图(1)
昆山之路.....	杨守松(32)
母 亲.....	肖复兴(113)
不落的星辰.....	郭庆生(146)
雇工世界.....	艳 齐(219)
酸 雨.....	张建星(286)
黄土地 黑土地.....	马役军(353)
青藏高原之脊.....	王宗仁(431)
留学生心态录.....	吴民民(464)
一颗遗落在荒原的种子.....	白 描(565)
陶铸和他的哥哥.....	权延赤(595)

大森林的回声

贾宏图

风雪兴安岭

茫茫的小兴安岭颤栗在凛冽的寒风里。

铺天盖地的大风雪扫荡着这片连绵起伏的大森林。

一辆北京 213 吉普车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上艰难地爬行。年轻的司机额头上沁出汗珠，稳稳地握住方向盘，透过车窗前的雪雾，寻找着路基。和他并排坐着的那位中年人把黄大衣裹了裹，眯缝着眼睛，颇有兴趣地打量着车窗外掠过的山林。他在默诵着这样的诗句：

老北风

——风中的霸；

腊月雪

——雪中的砂；

整整一夜哟，

前呼后拥闹天下！

这是诗人郭小川为这片大森林写的《大风雪歌》，车上的中年人是在武汉大学中文系读书时，学会背这首诗的，没想到二十多年后，他真的身临其境了，而且成了这三万七千平方公里的大森林里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将与生息在这片土地上的二百二十七万父老乡亲共命运了。

一切都来得那么突然——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初中共黑龙江省委决定：任命杨光洪同志为中共伊春市委书记，同时免去他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的职务。

就是前几天，他和这个城市及所属的市、县、区、林业局的党政主要负责人见面了。在招待所会议室，他微笑着注视一张张生疏的脸。尽管每一个人都能看清他并不浓密的头发中也有根根白发，尽管他偏黑的脸膛饱经风霜，尽管他略宽的额头上有三道清晰的皱纹，可也还是显得很年轻——毕竟只有四十五岁。

“我初来乍到，对伊春情况不熟悉，因此没有什么话要讲。”他的开场白，语调不高，是带有湖北口音的普通话。他眼睛眯缝着，一缕头发滑落在额头上，嘴角微挑，露出憨厚和真诚。这是迷人的微笑。

他接着说：“伊春这个地方我来过两次，这里的山山水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把她概括为四句话，那就是神奇的土地，富饶的土地，美丽的土地，英雄的土地。”台下有人在喷舌，新书记，还很有文采。

接着，他说：“我在省委办公厅讲党课时，曾这样说过：当我们坐着豪华轿车在大道上奔驰时，可曾想到在崎岖的山路

上还有人在徒步行走，为生计奔波！当我们吃着美味佳肴、频频举杯畅饮的时候，可曾想到在贫困的地方还有人没有粮吃，没有衣穿！今天我又想起了这些话，我愿和同志们共勉！此刻我说不出什么新的施政纲领，只有一句话，老老实实为伊春人民办好事，办实事，其实这也是一句废话，共产党不为人民办事，还叫什么共产党！”

他笑了，大家也笑了。接着是一阵热烈的掌声，异乎寻常的掌声激荡在这个不大的会议室里。

“最后，我还有一个请求，我希望我们的电视镜头要更多地对着战斗在生产第一线的广大干部群众，宣传报道他们的英雄业绩，希望大家不是在电视上和我见面，而是在基层，在林场，在工人群众之中。”

不出几天，新书记的讲话便在伊春上上下下传扬开去，人们兴奋地议论着。据说，杨光洪同志的那两个“当我们……”竟使美溪林业局的一个老工人掉下眼泪。他说：“就凭这两句话，我也要见一见这个新书记！”可当他赶到伊春时，杨光洪正奔走在小兴安岭的风雪之中。

沿着拉运木材的山间路，杨光洪一行向大森林中挺进。这是一支只有市委办公室副主任、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和秘书三名随员的小分队，他们经过的美溪、带岭、朗乡、翠峦、桃山、乌伊岭……都富有诗意，可他却无意流连。

当北京吉普车开进汤旺河林业局所属的长青林场第一小队的伐木营地时，正在午休的工人们惊喜地跑出来迎接。在这人迹罕见、空旷寂寞的深山里，见到任何一个山下人都如同见到亲人一样；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和他们握手的这个穿黄大衣、戴羊剪绒帽子的人，是新到的市委书记，这是他们在深山

老林里见到的最大的官儿。

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这几年当官儿的不愿意到林子里来了，别说是市里的、局里的，连场里头头脑脑常到小工队来看看的也不多！听老工人说，当年刘少奇、邓小平都到林子里来过。（那是一九六一年七月），刘少奇主席是乘小火车进山的，下了车就顺着小毛道爬山。在凉水林场，他蹲在地下用手扶树苗；在寒月林场，他和油锯手孟兆贵坐在大木头上谈心，问这问那，可仔细了；在带岭实验林场，他听说咱们买鞋、买衣服、喝烧酒困难，马上让陪同的省长李范五、市委书记王钊解决。他走后不久，山上的工人每人发一双胶鞋、十五尺布、一套秋衣裤，还发了烧酒……刘少奇来的那天正下着雨，他和工人一样也是一脚泥……现在的干部有几个脚上有泥，身上有雨、有雪的！？

这就是为共和国大厦提供柱梁的林业工人吗？当杨光洪握住这个小工队的五十七个工人粗糙得裂着口子的大手时，不禁心潮难平。他们一个个衣裳褴褛，被树枝刮破的棉衣绽出棉花，头发胡子都很长，脸被山风吹成紫红色，眼皮和嘴唇都冻肿了。他们远离亲人，就住在这山脚下两栋板夹泥的木板房里，一长溜的大火炕上摆着黑不溜秋行李卷，地下半截汽油筒里噼噼地燃烧着桦木片子。若不是屋角还摆着一台十二吋的黑白电视机，杨光洪真看不出，这里和五十年代开发初期的伐木人的工棚有什么区别！他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吃饭啦！”热心的工人，为杨光洪端来了馒头和冻豆腐汤。坐在大通铺上，他和工人们边吃边扯。

“一个月能挣多少钱？”他问一个青年工人。

“每月一百七十元！”小伙子咬了一口插在筷子上的馒头

说。

“够不够花?”

“够什么呀!在山上吃饭,每月一百元钱,剩下的七十元,还不如我老婆在山下倒卖服装一天挣得多呢!”

杨光洪端着豆腐汤问:“就这伙食,一个月要一百元钱?”

工人们抢着说:“你不知道,粮是议价的,油是议价的,菜也是议价的!”

“现在什么东西都涨价,再运到山上,价格更吓死人了!”

“你没听说,现在我们工人是捡‘四大便宜’——‘抽金乌(烟),喝糠麸(酒),吃豆腐,娶寡妇’吗?”

“哈哈!”大家都笑起来了。

杨光洪也笑了,可是心里好难受。一个小伙子高兴了,为了表示对市委书记的欢迎,他从炕里的小箱子里拿出一瓶炒布留克咸菜。“这是我妈妈给我捎上山的,杨书记你尝尝!”

“大伙一起吃!”杨光洪招呼大家,接着你一口,我一口,三下五除二,全报销了。

为了回报工人们的热情,杨光洪让司机用北京吉普把吃完饭的工人都送到山上的采伐点,而他跟在车的后面踏着没膝深的大雪上山。只走了几步就冒汗了,山风一吹又是透心凉。

上山之后,展现在杨光洪面前的是如此壮观的场面:头戴红色塑料安全帽的工人们端起油锯,只要几分钟就放倒一棵参天大树。大树倒下时掀起一阵雪雾,砸落一片树枝。随着大树倒地时震天动地的巨响,工人们忘情地呼喊着、笑骂着,在山间引起一声声回响。接着,又跳过几个工人,只见银斧飞舞,铿锵有声,几下子就砍掉了树头和枝杈。这时,集材的红色拖拉机轰轰地开来了,把修整好的十来米长的原木拖下山。杨光

洪第一次感受到了林业工人们豪迈的气概。

杨光洪一行又来到五营林业局杨树河子林场的的一个采伐小工队。这里的工棚虽然简陋，却也别致，桦木杆搭起的框架，双层透明的塑料薄膜盖成的大棚，外面风雪漫天，里面温暖如春，墙角上还长出几棵绿草。杨光洪坐在土炕上和工人共进午餐——吃馒头、喝酸菜汤，还有胡萝卜丝做成的咸菜。坐在他跟前的是红脸膛、头发乱蓬蓬的工段长杨德义。他问：

“小杨，多大岁数了？”

“三十三了。”

“是党员吗？”

“……”杨德义涨红了脸，吭哧了半天才说出口，“都要求十一年了，腰都快累折了，还没入上……”

“我们杨头儿，是局的劳动模范，还是省人大代表呢，他都入不上，我们就更甭想了！”

“工人没文凭，入党可难了，听说只有高中生，上边才给指标。”

工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他们没有把杨光洪当外人。杨德义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小声地说：“我岳父犯过生活作风错误，我还要接受组织考验……”

杨光洪真不知用什么话来安慰和鼓励这位朴实、憨厚的工人，他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

在这前后十多天里，杨光洪行程一千八百多公里，先后深入到一个县、十五个林场、九个木材生产小队和两个木材加工厂和两所林场小学、两个林场医院，他慰问了战斗在第一线的工人、农民，也看望了在家的老干部。初步的调查研究，使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他和伊春人面临的形势，比大森林的大

风雪更为严峻和恶劣：

——森林资源严重危机。每年都在超量采伐，正在走一条越采越穷、越穷越采的恶性循环之路。按现在的资源消耗量，这片大森林仅可采伐六七年！

——经济严重危困。木材价格偏低，一斤红松不值二斤谷草钱，育林基金不足，企业留利少，福利基金大量挂帐，拖欠职工工资现象相当普遍，有的工人已经六个月没有开支了，连买粮的钱也没有！

——自然生态危机。由于长期过量采伐，自然生态平衡受到严重破坏，春秋两季干燥风大，火险等级越来越高。夏天山洪暴发，大雨成灾。小兴安岭的生态恶化，已危及三江平原的气候变化和农业生产。

如何摆脱当前的“三危”困境，使林区走上繁荣富裕之路，这是杨光洪绞尽脑汁反复琢磨思考的问题。他一路调查，一路访问，一面继承前几届班子研究探索的积极成果，一面集中广大干部群众的最新智慧，逐步形成了一整套伊春经济发展的战略思想。

还有一个使杨光洪不愿意接受的事实：比经济形势更严重的是，干群关系紧张，人心不齐，一些干部严重脱离群众，更有人贪赃枉法，民愤很大……

“要改变林区的危困，还必须从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入手，通过抓廉政和党风建设，干几件顺民心、平民愤、合民意的实事，使群众看到希望，从根本上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一路奔波，一路思索，那天晚上，他走访了好几户老职工，很晚才回到上甘岭林业局山峰林场职工宿舍——那一铺热

烘烘的大炕。

他翻来覆去睡不着，不是因为炕太热——这一切，他早就习惯了。一九六八年十月，他和他的同学，未婚妻冯毓云，被武汉大学的造反派发配到黑龙江的尾山劳改农场，首先给他们温暖的是这北方的热炕。在这热炕上，他们结识了许多朴实的北大荒人和下乡知识青年，有上海的、天津的、哈尔滨的……明白了许多人生真谛，在这热炕上，他们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在这热炕上，他们的儿女降生……

朦胧中，杨光洪睡着了。这是多梦之夜。他梦见了自己满脸皱纹的父亲——那位武汉的码头搬运工；他还梦见满头白发的张子良，这位延安的劳动模范，带岭林业试验局开发初期的老局长，还有伊春特委书记曲常川，当年身穿蓝棉袄，腰扎一根草绳子，翻山越岭，披荆斩棘，踏遍了伊春的山山水水……

第二天，他让随行的办公室副主任华景伟，马上给伊春市委主管常务的副书记张金凯同志打电话：第一次常委会研究人民群众的生活问题……

求真务实

市委常委会会议室，所有重大政治决策都是在这间普通的房子里做出的。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伊春市委常委会在这里讨论一个最普通，也是最重要的问题——

研究解决当前人民群众，特别是一线职工生活问题。会上，研究落实了稳定市场物价的各项措施，保证新年和春节各种物资的供应，确定有关部门解决一线工人吃平价粮的问题，听取了文化部门关于新年春节期间群众文化生活安排的汇报，

会议还要求搞好燃料供应，保证电厂正常发电，总之要让老百姓过一个暖暖和和、快快乐乐、平平安安、亮亮堂堂的新年和春节。

会议一结束，各方面负责人昼夜兼程，迅速落实。这年新年春节期间无一夜停电，市场供应相当丰富，一线工人的生活有所改善，老百姓心挺盛，百里林区家家门前高悬红灯，除夕鞭炮几乎响了一夜。

新年之后他带着小分队又跑了乌马河、翠峦、美溪、西林、金山屯等五个中片的林业局，还是往深山老林里钻。

春节后，他开始挨个部门听汇报。这下子可难为了机关的秀才们，连夜为领导准备汇报提纲，生怕在新书记面前丢了丑。杨光洪甚通此道，他从在农场当秘书开始，一直到当省委书记的秘书、省委办公厅主管综合的副主任。这些年经他手材料大概相当好几部长篇小说，现在他做为一个基层干部对这些材料的价值产生了怀疑：我们呕心沥血地炮制那么多的文件、报告，到底对实际工作有多少意义？！

他从市委这座黄色六层大楼二楼自己办公室的窗户向外望去，对面是市政府灰色的五层大楼，右侧是林管局那座灰色的六层大楼。远处还有市人大、市政协办公楼。听说，“文革”前伊春市委、市政府只有一座二层小楼。杨光洪很想知道，在这一座座大楼里我们党的干部，我们的政府官员们整日都在忙些什么？

这些天他耐着性子听着各个部门认真的汇报，可是生动真实、真知灼见的东西不多。他不忍心责怪面前一位位对他毕恭毕敬，有的甚至比他年长的同志。可有些事，令他实在不能容忍，市安全局一份紧急的社情报告，一个月才到他手！而一楼

一个部门一份材料转送到二楼他的办公室竟用了五个月！

人浮于事，作风不实，敷衍塞责，效率低下，严重的官僚主义，已使我们离开群众，离开大森林太远、太远了！

杨光洪不得不向官僚主义开战了。

二月二十三日，市里召开的地方工业会，参加会议的二百多名副科级以上干部坐在市委招待所会议室，等着听市委书记的报告，有人戴上了花镜，有人掏出了笔记本。

穿灰色甲克衫的杨光洪，抬起头，向会场扫视了一下，他不紧不慢地说：

“关于今后的工作，会议已做了部署，我没有什么新的意见，今天我主要讲四个字，就是‘求真务实’。”他打着手势，把这四个字说得抑扬顿挫。全场不禁为之一震。

“当前，反对官僚主义，密切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必须治一治在机关颇为流行的五种病，即牢骚病、推诿病、扯皮病、妒贤病、护短病，还要教育三种人，即那些坐而论道的‘说客’，指手划脚的‘看客’，拨弄是非的‘政客’。当前影响我们求真务实的，正是这‘五种病’、‘三种人’。”

接着，他历数“五种病”、“三种人”的种种表现，如同拿起了手术刀。

整个会场骚动了，如风吹池水。杨光洪每讲一种病、一种人都激起一阵议论，心直口快者干脆低声说：“对！”“好！”同时和邻近者会意地点点头、笑一笑。也有的人脸红心跳，坐不住凳子，好像杨光洪在说自己。

杨光洪有意提高了声音，以阻止下面的喧哗：

“同志们，治‘五种病’，救‘三种人’，要靠大家努力，要从自己做起。当然要从市直机关做起，从市委领导做起，特

别是从我个人做起。这里我愿意给自己立几条规矩，欢迎大家监督检查。

“第一，尽力做到少说空话，少说大话，少提豪言壮语，争取多干实事，多说直话实话。今后我到一些地方去，不作‘指示’，有些意见只作参考，不要层层传达。

“第二，要深入基层，实地考察，了解下情，了解实情。考察的形式应该不拘一格，有的可以打招呼有的可以不打招呼，目的不是为给大家难堪，而是为了了解实情。前几天我在夜里跑了伊春区的五个派出所，发现有三个派出所值班人员睡觉，有的不到十点就脱光衣服钻进了被窝……”

会场大笑起来。

“第三，一定要亲自动手，不要别人代劳。

“第四，只求伊春振兴、人民富裕，不计个人得失。大家不要以为我从省里来，是飞鸽牌的。从我个人来讲，绝没有镀金思想，只想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和工作实践，给伊春人民交一份满意的答卷。让实践来作出公正的评判！”

话音刚落，掌声骤起，相当热烈。可惜杨光洪没有讲稿，经大家要求，《伊春日报》三月四日全文发表根据录音整理的杨光洪的这个讲话，又产生了“轰动效应”，连续几天报社不断接到读者的来信。以杨光洪的这个讲话为契机，伊春市委、市政府推出了旨在改变干部作风的求真务实总体战方案，杨光洪概括为从严理政，治病救人，立规建制，从我做起。上上下下的干部都坐不住了，一些从基层上来的同志提出重回小工队的口号，市委、市政府因势利导，组织干部大下基层，全市二十个县区局分五片，杨光洪和副市长潘家君包市委、市政府所在地的伊春区；市委副书记、市长聂秉林和市里的十五个领导同

志亲自带队，市直五十个部门组成二十个包点工作组，一杆子插到底，吃住在基层，切实帮助基层解决问题。

杨光洪对下去的干部说：“治政之道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怎样才能安民呢？最根本的就是这一条，把疾苦了解到，处理好。上上下下要逐步形成一种风气，到群众中去听取意见，帮助解决问题。忧群众之忧，喜群众之喜。要把这个作为干部的基本功。”

“求真务实”成了伊春妇孺皆知的口号。碰到什么为难的事，大家会异口同声：“找杨光洪！”

一个严寒的冬夜，突然杨光洪桌上的电话响了，竟是一个孩子的声音：“杨光洪叔叔吗？我家暖气不热，快冻死我了！”这是一个普通工人家庭， -45°C 的严寒冻坏了屋里的暖气，爸爸妈妈唉声叹气，孩子却想到了找杨光洪。深夜，房地局长把这一家敲醒，代表杨光洪登门问寒，第二天为他们修好暖气……

连续的暴雨使城里一片居民区被淹，几家老百姓正要……突然听到敲门声，开门一看，杨光洪正站在雨中，裤腿挽到膝盖，手里提着鞋，雨水顺着他的脸往下淌，他来看望这些被水淹的人家来了。一位妇女对杨光洪说，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的……“为什么？”杨光洪问一句。这位妇女回答得很干脆：“因为你心中装着我们群众！”

不过杨光洪，也使许多人食寝不安，不知什么时候他会神出鬼没地出现在你的面前……

危困林区的豪华车队

三月十四日的早晨，伊春市育林街和往常一样车水马龙，

人来人往。谁也没有注意到，有一个穿甲克衫戴前进帽的中年人在黄砖墙的育林小学门口停留了片刻，随后掏出了小本记了些什么。

第二天《伊春日报》头版右上角登出了一篇题为《这是一些什么特殊人物》的短文：

看了《伊春日报》三月十三日第一版上刊登的记者王志富拍摄的照片，反映伊春区育林小学每天都有一些送学生上学的小车。为此，我于今天（三月十四日）七时十五分到育林小学门前，目睹了这一情景，先后有四辆小车（车号分别是01880、02126、02190、00377）和一辆没有牌号的公安三轮摩托车送小孩上学。这与那些用自行车驮和步行送小孩上学的同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些小车是私人的吗？显然不是。用公车送小孩上学，是谁给的特权！这不仅造成经济上的浪费和政治上的不良影响，而且会在孩子幼小的心灵上形成特殊感和优越感，不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请上述车辆所在单位的领导认真查一查，你们是怎样进行车辆管理的？并于三天之内将查处情况报告市委办公室，决不能让此风蔓延下去！据说，类似这种现象在我市其他中小学门前都有，请有这样现象的单位和个人，必须立即刹车。

这篇短文的作者就是杨光洪。十四日早上他从育林小学回来，参加了市八届人大三次会议开幕式，在主席台上写成了这篇稿。会议休息时，他请办公室的同志送到报社发表，没想到